

小河淌水

周芬伶

連續好幾天的傾盆大雨，平日乾枯的山溝全都漲滿了水，好像河流也有了清晨的甦醒。

校園變成水的王國，渾濁的水流靈活地向前竄奔，連山路上也匯集了一些小水流，蜿蜿蜒蜒，錯綜複雜，流向不可預知的方向。雨後的樹林有股清俊之氣，一如翻騰過的心湖，忽然平靜下來，落得澄澈清明。路人踩著跳舞的腳步，跳過一個個水窪，臉上都有好玩的神氣。我卻望著這些水流，怔怔發起呆來。

依稀記得有首歌叫「小河淌水」，以前哼它的時候，不能明白淌水的河流如何會引人愉悅高歌。作曲的人似乎懷有不可言宣的神秘喜悅，曲曲在歌中傳達，那是令人思想不透的。

現在，我望著這些狡黠的水流，似乎也能分享那歌中的神秘喜悅了。試想——經過漫長的冬季，厚厚的積雪慢慢溶化，水流從四面八方流來，所有的河流均漲滿了水。那水流啊！以火山爆發的威勢，挾泥沙俱下；然後，沸沸滾滾，向東流去；最後轉為溫婉寧靜，興奮地喘息。鬱積一季的熱情一旦釋放，奔騰翻攪，不可抑遏。

那水流啊！不知是那座高山上的積雪？那處梅梢的雪花？那處清泉的結晶？那一片窗前的雪景？全部到齊了，帶著厚重的泥土味，以及草木的芳香，風塵僕僕地降臨。河流才是歷盡風霜的風霜化身，

他才是永不知疲累的流浪者。歌者於焉懷想。

又如果是幾朝風雨，豐沛的雨水滋潤了大地，充實了河流。試想——這樣甜美的水流，將使多少草木死而復活？將使多少田地肥沃？多少花朵因而綻放？多少魚兒更加優游？喜悅必是不斷的了。於是，那個首先發現春之奧祕的歌者，滿心歡欣地笑了，對著浩浩蕩蕩的水流，作出虔誠的謳歌。

我也有謳歌的衝動，只是百番苦思，仍然想不起那首「小河淌水」的調子，更不用說是歌詞了。或許我記錯了，那原不過是一首普普通通訴說河流的歌曲？或許根本沒有這首歌，「小河淌水」這四個字是我編造出來的？或許它不過是歌中的一句，或詩裡的片段，也說不定。就算有這首歌，或許我根本沒學會也說不定。不過，在這春之末、夏之初的清晨，懷想著一首歌，委實美得令人困惑。

一路走去，仍然找不到答案，望著那些狡猾的水流，我開始感到一絲絲煩惱。

困境與扶擇

許多同學應該都還記得聯考前夕的焦慮：差一分可能要掉好幾個志願，甚至於一生的命運從此改觀。到了大四，這種焦慮可能更強烈而複雜：到底要先當兵，就業，還是先考研究所？我就經常碰到學生充滿焦慮的問我這些問題。可是，這些焦慮實在是莫須有的！

生命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，絕不會因為單一的事件而毀了一個人的的一生，也不會因為單一的事件而救了一個人的的一生。屬於我們該得的，遲早會得到；屬於我們不該得的，即使倪倬巧取也不能長久保有。如果我們看清這個事實，許多所謂「人生的重大抉擇」就可以淡然處之，根本無需焦慮。而所謂「人生的困境」，也往往當下就變得無足掛齒。

以聯考為例：一向不看好的假不小心猜對時分，而進了建國中學；一向穩上建中的乙不小心丟了二十分，而到附中。放榜日一家人志得意滿，另一家人愁雲慘霧，好像甲，乙兩人命運從此篤定。可是，聯考真的意謂著什麼？建國中學最後錄取的那一百人，真的有把握一定比附中前一百名前景好嗎？僥倖考上的人畢竟只是僥倖考上，一時失閃的人也不會因為單一的事件而前功盡棄。一個人在聯考前所累積的實力，絕不會因為放榜時的排名而有所增減。因為，生命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累積的過程！所以，三年後乙順利的考上台大，而甲卻跑到

成大去。這時回首高中聯考放榜的時刻，甲有什麼好得意？而乙又有什麼好傷心？同樣的，今天念清大動機的人當年聯考分數都比今天念成大機械的高，可是誰有把握考研究所時一定比成大機械的人考的好？仔細比較甲與乙的際遇，再重新想想這句話：「生命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，不會因為一時的際遇而終止增或減。」聯考排名只是個表象，有何可喜，可憂，可懼？

常人不從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看待生命因積蓄而有的成果，老愛在表面上以斷裂而孤立的事件誇大議論，因此每每在平淡無奇的事件上強做悲喜。可是對我來講，每當講師期間被學生瞧不起，以及劍橋剛回來時被同學誇大本事，都只是表象。事實是：我只在乎每天二十四小時點點滴滴的累積。拿碩士或博士只是特定時刻裡這些成果累積的外在展示而已，生命中真實的累積從不曾因這些事件而終止或加添。

當蠟燭點起

在晦暗中，偶然的誕生在愛哭的蠟燭上，那玲瓏的小火苗霎時發揚光大，照耀了每一個角落，溫暖了每一人的心。看到了希望的光，莫名其妙的歡喜及雀躍於是頑皮的在我的腦中打轉兒。蠟燭點起，散發光與熱；蠟燭點起，散播溫暖和愛，我們要盡一己之力，實際付出並傳播我們那愛的光芒，讓社會充滿光和熱。

光與熱，北歐人們格外珍惜，一年到頭幾乎都是冬天，僅有的短暫且涼快的夏天能讓他們體會太陽神偉大的福音。我們卻天天享受著阿波羅灑下的金粉然而不知飲水思源。這樣的我們不知珍惜，也不知何謂真正的蠟燭所散發出的光。你知道嗎？當空氣中洋溢著幸福，當這世上瀰漫著溫馨，我們將發現處處皆溫情；當黑暗中缺少了熱火的溫暖，當無助時缺乏了他人幫助的雙手，我們便覺得身陷泥淖，痛苦不堪。原來世上需要蠟燭和火苗的人多如恆河沙數哇，點著快樂的蠟燭，吃著美味的蛋糕，我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

德雷莎修女說：「我們不能做大事，但我們能以大愛做小事。」就算是微薄的捐獻 小小的幫助，她以心中的大愛點亮了無數的蠟燭，不管是殘缺的蠟燭，不管是傷心的蠟燭，散發出溫暖的光芒就是快樂的蠟燭。

我喜愛蠟燭，當蠟燭點起，我們要歡欣，我們要覺悟。暮鼓晨鐘，

警世的點醒，我們要四處燃燒心中的蠟燭，因為它像冬陽，適時而溫暖，它如花香，芬芳而怡人。

光和熱、愛與希望、情意和幸福、快樂和歡欣、感恩和惜福，我從短小蠟製的芯，從它散發出的熱，得到莫大的祝福及領悟，我們必須四處創造點起蠟燭的機會，這也正是莘莘學子課業之外所應當學習的吧！

緊握與放手之間

在電影「臥虎藏龍」中有這樣的一個場景，男女主角坐在一個涼亭之中，背景是一片翠綠的竹林，涼風徐徐的吹來，一片與世無爭的怡然自得。

之中有一句對白是這樣說：「我的師父常說，把手握緊裏面什麼也沒有，把手放開，你得到的是一切！」

在那樣的一個心情、那樣的一個場景之中，這句話深深的感動我心。

在電影中，男女主角為了世俗的禮教規範，壓抑著自己的感情，最後終究還是悲劇收場。令人不禁聯想在現實的生活之中，是不是也是如此呢？

人總是對幸福是那樣執著的，即使幸福是那樣的未知，還是那樣的不顧一切的伸手爭取，在不知不覺中手便越握越緊，就算是這樣的緊握幸福依舊消失無蹤。到後來心傷了、力倦了，打開了雙手卻發現什麼也沒有。是該怨天尤人嗎？還是感嘆時不我與呢？也許兩者都不是吧，就只是因為太過於執著了而使幸福遠走。↓

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人，他們不喜歡太過於複雜的情感而笑著交出自已的真心，攤開了雙手送出了教笑也放開了執著，卻換來了滿手的幸福！

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？不是要努力的爭取才能得到自己想
要的一切！軟弱了只是等著被擊倒而已。我想，這有著追求層次的不
同吧。

物質的追求及精神的滿足是不相同。在物質上的執著或許可讓你
得到滿足，因為這是一個競爭如此激烈的社會。不過精神的滿足和契
合通常不是如此，執著太過，給人的就是一種咄咄逼人的感覺。如此
得來的幸福是真的嗎？

「有時候你贏了，但其實是你輸了。」這是電影「美夢成真」中
的一句對白！

或許當你緊握著時，你覺得你控制了一切，但是那是一種空虛的
滿足。因為到了最後你發覺什麼沒有，更因為你緊握著雙手別人要給
你些什麼，都從你的雙手滑落。

你未曾打開那有接受呢？這樣算是贏嗎？不如去看看那些放開
雙手的人，或許一開始你看到的都是別人從他的手中拿走許多，但是
耐心點，你會慢慢發覺他的手中多了許多未曾見過的，那是除了他自
己以外別人回饋的真心，不為什麼，就只因為他的心、他的雙手都是
打開的，別人可以輕易的給予而從不錯失。——

這樣的話，算是輸了嗎？其實輸贏只在一念之間而已吧。看看自
己從那一個角度來衡量自己罷了。

聽過佛家的一句名言吧：「捨得、捨得，有捨才有得。」這句話應能為緊握和放手做一個詮釋了。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不就是如此，先將自己的真心給人，別人才會也將自己的誠心給你，真誠的心就從相互的給予中開始，然而彼此才開始得到自己想要的，不論是一份友誼、一點認同，或是一份難得的愛情。都是如此了吧，我想。

或許有些人會覺得這樣太一廂情願了，有時候你的真心可能變成了別人的笑柄。但是就這樣而害怕前進嗎？

笑就任由他們去笑吧，你們無法交心，並不代表別人也是如此啊。相信一定會有人了解你的，十次中只要有一次成功，那就是你這輩子最珍貴的記憶了。

最後以電影風雲之中的一句對白來做個結束吧：「凡事太盡，緣份早盡！」

電影真是反映著人生的百態呢，對不對？

成績與學歷的價值

林瑞富

我相信有自覺的青少年朋友，都感受到考試成績帶來的壓力。這種壓力有如夢魘，纏住了七魂六魄，逃無可逃。那是父母、師長、社會的絕對價值標準，就如同四維八德那麼天經地義。結果天真爛漫的小學生，就為了成績，開始默默承受了自己與周遭給他的否定和批判。以後有了升學競爭，進不了明星學校的，入了所謂二三流學校的，年紀輕輕就烙上失敗主義的烙印。自己也自然而然地自認低人一等，對明星學校的學生，有仰之彌高之感。這種情形漫延到大學、研究所、到博士學位，程度一直加深——我們是盲目崇拜學歷和迷信考試的民族。

美國西點軍校曾經為畢業生的成就，做了教育成果的追蹤調查，發現成為四星或五星上將的，大多是第五名到第十五名的學生，而艾森豪將軍則名列第六十幾。這個調查的結論是：第一名到第三名的學生，通常較專注於有限的課業，而對於無限的、課程以外的學識，往往缺乏注意，久而久之，就不能成為綜覽全局的大將之才；他們傾向於記憶及接受既有的知識而缺乏創造性和活力。

英國大政治家邱吉爾小學時成績不好，飽受老師的鞭笞，畢業會考也不及格，以後的學校成績一直沒有好過。然而他以後的政治成就和文學造詣，卻是舉世所公認的。我國文學名家施耐庵、吳敬梓、羅貫中、曹雪芹、金聖嘆等等，都是人間奇才，但他們都是科場失意的人。古代科舉考試似乎不失為較公正的士大夫晉身之道，但是用現代的眼光來看，那種考試，能否拔舉真才，卻大有疑問。

我們也許得想想，目前的教育方法是否合理？更重要的是，你自己是不是能突破框框，悠遊於獨立創造性的思考，真正為讀書而讀書？

荖濃溪畔的六龜

劉克襄

冬初時，前往六龜旅行，是要去圓夢的：因為在台灣自然誌的光譜中，六龜是最亮的一顆。

我隨身攜帶了兩個背包。小背包掛在肩上，裡面擺著地圖、衣物、望遠鏡和鳥類圖鑑，輕盈而無負擔；大背包卻扛在心上，存藏著百年來各類有關六龜地區的自然人文，沉重得難以負荷。

凌晨，我和同事小曾從台北南下，抵達六龜時，正逢清晨的霧雨，這是欣賞六龜的好時機。陰雨的六龜曾被譽為台灣的桂林。一百年前，英國攝影家湯姆生扛著笨重的攝影器材，抵達荖濃溪西岸，仰望十八羅漢山時，就如此讚歎：「二百公尺高的連續險岸聳然壁立，俯瞰著乾河床，成為筆墨難以形容的迷人風景。」；「世界上已難有一地，能指望比台灣的自然環境更好了。」荖濃溪源自北邊的玉山，穿越我們島上最晚探勘的南玉山區，流經這裡時，將大地劃分成二個世界。百年前，東岸仍然是布農族的國土，西岸到月世界的惡地形才散居著平埔族，與漢人混居。但百年後，走在六龜的街上，誰是平埔族的後裔已難辨識。溫馴、誠實的平埔族早被漢人同化，對岸的布農族也遷移了，部落舊址杳然無存。

不同的時代，不同的旅行方式。我們搭乘這世紀對自然最具威脅性的交通工具——汽車，帶著透過車窗所擁有的、了無意義的地理印象，

輕易渡橋；然後，換搭林試所的吉普車，前往十五萬分之一地圖仍然沒有登記的南鳳山。地圖上雖然沒有姓名，南鳳山可是小巨人，海拔高達一千七百公尺。頂峰旁的小屋，像隻赤腹山雀般，小巧地偎在它的肩上。今晚，我們準備在那裡與森林過夜，明晨再翻山去扇平。

鳥畫家何華仁，戴著野鳥學會的迷彩帽，站在一座小橋，等候我們。瘦小的他，才在六龜蟄居一年，如今卻是最熟悉這裡動物地理相的人。過了橋，吉普車吃力地爬上陡坡，顛簸地穿過濃霧的林間小道。

車上，除了司機，我們三位旅行者，還載著兩天的口糧：粗麵、麵筋、瓜子肉罐頭。台灣的山上已有太多垃圾，隨身只帶這些吃的東西，夠了。

吉普車穿過山黃麻的山麓，進入台灣杉的世界；我們正經過典型的台灣中海拔。日子入秋，檸檬桉正要嘩然落葉，仍有其他草木勇敢地迎向寒冬的天空。每處山坡都有裡白蔥木傲然盛開的金黃圓椎花叢、山芙蓉熱烈綻放的粉紅花蕊，它們使入冬的山有朝氣蓬勃的錯覺。南部的森林大抵是這樣，總覺得少了一個冬天。

深夜的嘉南平原

陳芳明

北斗七星垂直閃爍時，你或已沉睡。我依稀辨識你解衣散髮，寧靜地讓裸露的身軀舒放在黯淡的星光下。這是第幾度，我又與你相遇在蒼茫沉鬱的夜色中。

離開你，我不曾哭泣。再見到你，我已熱淚盈眶，因為那總是發生在深夜的夢裡。這時，你是平躺的島嶼，我假裝與你一起併肩臥下。推窗迎接夜涼，正好望見北斗七星冷冷地發光，我才驚覺自己擁住的，只是一張北半球的地圖。啊，我剛作完一場與地圖等高同寬的夢。

這一切，都只為了習慣地回首看你。經過了這麼長久的別離，你仍是最牢固的信仰。窗外的江湖，物換星移，而我總是以整個不眠的夜，以織熱的心，記取你回憶你。我仍細數春日的柔雨，夏日的暴雨，秋日的苦雨，冬日的寒雨。在深深的記憶裡，你永遠是我暖和的嘉南平原。

你應該知道這是五月。蛙在田裡繁殖，魚在水底受精。在想像中，你以一片空曠的草原迎接我，以含蓄的河川，以大膽的山巒。我赤足向你奔來，若是我踏著歌聲而來，那一定是頌讚你的送抱，我的投懷。而今，我卻把自己囚禁在深濃的黑夜，藉著黯淡的星光，遙望你的身軀，煎熬我的心靈。

因為，我時常在子夜守候，猶如我那年坐在微風的山頭。彷彿，

我又回到少年的時光，進入全新的浪漫時期，我嘗試以曲折的言語來表達我的感情。在煎熬中，我耿耿於精緻的隱喻，繁複的象徵，似乎我的胸懷就端著一張神秘難解的星圖。我是多麼希望，我們一同坐在一顆擦亮的晨星下，攜手解析你的苦澀、我的困頓。此刻，我只能重新為每一顆星辰命名，讓每一個名字都與愛情相關。只因我深信，所有照耀我的星光，也同樣會降臨你、點燃你，即使是一顆晦暗的二等星。

你當不難了解我這幾年來在旅途上的受創，顛撲的路，迎面的風塵，不斷阻擋我的前進。我孤獨地為自己敷藥療傷，一次又一次舔淨我的血跡；每當在我最疲備的時候，就自然而然的想起了你。我的靈魂已折磨成一排歷霜的樹幹，你可以讀出一些時間的創痕，一些錯綜複雜的刀割紋路。但是我要告訴你，受傷的靈魂仍然把你當做最後的依靠；我的年輪有多少，思念你就有多深。

我不會輕言失敗的，因為我知道你會給我力量，給我希望與再生。曾經，我在雪融後的池水中，發現一片殘敗的楓葉底下竟有一朵花形的投影；啊，那是一朵複瓣多重的花，周圍還環繞著光暈，摧燦亮麗。那不就是我的心投影嗎？在大雪之後，春分之前，就有一朵花來向我預告生命的滋長，那是今年我向你揮別，你不曾許諾，因為你不輕易許諾了。現在我主動向你許諾，一個流落的人終於走向你，終要回到

你的懷抱。

讓我向你坦白招供吧！有一度我曾陷入矛盾的深淵。我竟然不敢為我的愛辯護，冥冥中有人以敵視的眼睛看你、看我。我的信念緊緊攫住我的靈魂，有一種聲音低沉警告；這種愛是不潔的、背德的。我躲在我的心室暖江，突然不知道如何詮釋這一切。那時，我決定重新認識我自己，也重新去了解你。我讓時光倒流，回到我們先人的歷史深處。

我發現，我們的先人也是這樣愛過的。在篳路藍縷的時代，我們的先人就是這樣留下獨特的愛的道德。我要接受的、學習的，就是先人在數百年來所建立的道德，一種與別人全然不同的傳統。也是在一個深夜裡，我突然澄清了內心的陰靈和恐懼，非常肯定地知道如何為你我的愛賦予一個全新的定義。從一開始，我就屬於你的，完完整整屬於你的。我不過是一度迷失，一度流落。把應該奉獻的奉獻出來，那就是我們最初的關係。

同樣在那一深夜裡，我仰望北斗七星一顆一顆仔細地照耀我，我以感動的心情接納我一生中從未如此澄澈過的夜。我的心，和整個黑夜一樣透明，一樣年輕。啊，暖和的嘉南平原，在星光的閃爍中，我終於忍不住選擇最庸俗的字眼向你低聲許諾：我愛你。

這時，你或已靜靜沉睡，在這樣紛擾的時代，能夠度過一個寧靜

的夜，就是一種幸福。我依稀辨識你解衣散髮，讓裸露的身軀舒放在
黯淡的星光下。我虔誠地跪下來，猶如我年少時代跪向一顆升起的晨
星。我答應你，回到你的懷抱之後，便不再離開你了。

殘局中的生機

簡又新

人生是一段不斷重複著「正弦曲線」式經驗的過程。

生活的高潮難求永遠維持上揚的方向於不墜，即令是情緒，都有低落的時候。

有多少人就此仆跌在下滑的曲線上，委頓放棄了一切！而我則一向是鼓勇自己，坦然面對這種局勢的。

在我看來，正弦曲線式的經驗並不可恥，也不可怕。氣餒只是人性的弱點之一。

我個人的習慣是不到最後成功的關頭，隨時都做好奮力衝刺的準備。而我也總是提醒自己，在過程中不忘記冷靜回顧，在必要時刻調整步伐，並預估可能面對的不利局勢。

我的方法是，首先把心情穩定下來，問題一一條列出來，認真的思考、記錄。並且勤於設問，多請教別人，以不斷刺激自己的思慮。

通常，我由面對殘局中獲得的回饋，是過程中不斷自我鼓勵、自我挑戰所獲致的智慧開拓，和人格的更趨成熟。

這些，都是我下一次再奮進的資源。

我以為人可貴的地方，是能為自己安排一種生活的方式，界定自己生命的意義，而為自己選擇一條路，有機會去創造前程。

因我挺有這些權利，我一向要自己不是只做對的事，而是要仔細把事情做得對、做得好；不要只做自己喜歡的、會做的事，更要做自己不喜歡、不會做的事。

面對並且不放棄任何一個低潮點，在逆境中收拾殘局；在順勢中透視繁華的表象，不斷開拓視野，不計成敗，便再也不能減損絲毫「為人的快樂。